



译林世界名著

学生版



城南旧事

CH'ENGNAN
JITUSHI

林海音 著

 译林出版社

译林世界名著 学生版

城南旧事

CHENG NAN
JIUSHI



林海音

译林出版社

XUESHENG BAN

YILIN SHIJI E MINGZH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南旧事/林海音著.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6 (2012.10重印)
(译林世界名著:学生版)
ISBN 978-7-5447-2805-8

I. ①城… II. ①林…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5303号

书 名:城南旧事

作 者:林海音

插 图:王叶露

责任编辑:吴莹莹

出版发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邮箱: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http://www.yilin.com>

经 销: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52×960毫米 1/16 印张:10.5

插 页:8 字数:84千

版 次: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3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47-2805-8

定 价:12.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译林世界名著学生版”序言

梅子涵

成年人总是热心。他们得为孩子们想很多事情，而且还会努力地去落实。这成为他们很多人白天的项目，接着还在梦里探讨。他们知道，这是属于他们应当有的一个大良知，因为他们既然有了后代，如果不夜以继日负责地安顿、引导，那么家园怎么荣茂，这个世代的地球又如何安稳？

他们把这个大良知搁在肩膀上，挑成了一副最美丽的担子，他们自己也翩翩的了。

这是一个无穷多的人都喜爱参加的担子行列。

无穷多的担子里有各样的货色，各种的鲜艳和用处，它们不止是吃的，不止是穿的，不止是琳琅满目清清楚楚看得见的，它们还有浪漫和飘逸的，属于童话属于故事属于聆听和荡漾的。这所有的被挑了来的爱和美好都给了孩子，孩子们就算是隆重地接受了生命的大方向，接受了生命昂贵的分量，也接受了诗意的轻盈。

这样地挑着、行走，一次又一次地在童年的面前放下，成了我们这个人的星球上的一幅最抒情的大图景。我们很自豪地告诉那位来自猴面包树小行星的男孩子说，亲爱的孩子，亲爱的小王子，你不

要那么灰心丧气，也不要总是不满，你就试着在我们的这个星球上生活生活，你不会觉得只有无聊和茫然的，你向往的那些热情会照得到你的，你向往的风趣也会来到身边。你试试吧。

我说了这么些抒情话，我是想和你们一起来看看现在又有一副怎样的担子挑到了孩子们的面前。

是的，就是你们面前的这一大套书。这一副文学的担子。

里面有的是儿童的书，有的则属于长大以后应当阅读的书。

热心的成年人把它们选拢在一起。

他们知道现在的孩子们学业过量，阅读时间稀少，所以他们缩减了它们的篇幅；他们心想，那些可以等到长大以后阅读的书，如果去除一些艰深的内容，却把精华仍留下，让孩子现在就欣赏到，不也是一件很不错的的事情吗？

这是一个品种。

很多年前就已经有。

它的名称叫“缩写本”、“改写本”。

这是一种热心和善良的产品。

在很多国家都有过受欢迎的例子。

我们所知道的那个最大的例子是英国的兰姆姐弟的例子。他们把不属于孩子看的莎士比亚的大剧改写成了孩子们可以阅读的故事集，改写成一本书。

这个成功的改写，成功的故事集，成为已经有两百年历史的一部名著，和无数舞台上演出的莎士比亚一样闻名。对于孩子们的阅读来说，它比舞台上的莎士比亚更闻名，更重要，更有意义。

只要有那热心，只要很讲究地去落实，为了孩子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得非常好。

挑给他们的任何的担子都有翩翩的美丽。

他们阅读着这些变薄的比原著简单了的文学、故事，心里喜欢，长大以后也许就会去阅读名著的全本。万一实在没有机会阅读全本的名著，也总算看见过里面的几片云朵，看见过霞光。

我们为什么不谢谢这一份热心？

我们是应当谢谢的。

然后，我们还得继续挑着这美丽的担子走下去。

我们会走很久。

知识链接

一、全书概述

《城南旧事》是著名女作家林海音的代表作。作者从小说的主角英子充满童真的视角,描绘了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北京城南的往事。

“疯”女人秀贞引起了英子的好奇和注意,并最终成为英子的朋友。原来秀贞曾与一个大学生暗中相爱,并怀上了孩子。后来大学生在母亲的催逼下不得不回到偏远的家乡,秀贞生下的女儿小桂子又被家人丢弃而生死不明。秀贞成天思念着不知下落的女儿以至行为“疯癫”,英子对她非常同情。英子的小伙伴妞儿的身世很像小桂子。有一天,英子发现她脖颈后有一个青记,想起秀贞的小桂子也有这样的胎记,就急忙带她去找秀贞。秀贞终于和离散六年的女儿相见相认。她立刻带妞儿去找寻爸爸,结果母女俩惨死在火车轮下。

后来英子一家搬迁到新帘子胡同。英子在新家附近的荒草地上认识了一个厚嘴唇的年轻人。他为了供弟弟上学,不得不去偷东西。英子觉得他很善良,和他成为朋友,但心里总不清楚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不久,英子在荒草地上捡到一个小铜佛,之后交给了一个便衣警察,巡警很快抓走了这个年轻人。这件事使英子非常



难过。

后来，被赶出家门的兰姨娘来到英子家借住。英子发现爸爸对兰姨娘似乎有一种特别的情感，这使英子很伤心。她就想方设法把兰姨娘介绍给常来家里的德先叔，促使他们俩相爱，最后他们俩终于一起离开了北京。

英子九岁那年，她的奶妈宋妈的丈夫来到英子家。英子得知宋妈的儿子两年前掉进河里淹死，女儿也被丈夫卖给了别人，心里十分伤心，不明白宋妈为什么要撇下自己的孩子不管，来伺候别人。后来，宋妈被她丈夫用小毛驴接走，英子的爸爸也因肺病去世。英子随着爸爸的离开，真正地体会到了自己的责任，并从此带着种种疑惑告别了童年。

二、作者介绍

林海音（一九一八—二〇〇一），原名林含英，是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她出生于日本大阪，原籍中国台湾。三岁随父母返台。当时台湾已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因林海音的父亲不甘在日寇的铁蹄下生活，所以举家迁居北京。林海音在北京度过了童年与青年时期，曾先后就读于北京城南厂甸小学、北京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任《世界日报》记者。

一九四八年，林海音带着家人回到故乡台湾，仍以办报、办刊、写作、出版为主，联络了大批文化界人士，提携了大量台湾的文学青年，出版了众多文学名作，被称为台湾文学“祖母级的人物”。一

九九〇年五月，七十二岁的林海音回到北京，重走南柳巷。一九九三年，七十五岁高龄的她再度回到北京，参加了“当代台湾著名作家代表作大系”新书发表会，与冰心、萧乾同任此套书顾问，为两岸文学交流贡献了不少心力。中国现代文学馆目前设有林海音文库。

林海音以她的成就、为人和号召力，成为连接大陆与台湾文学，以及中国与世界文坛的桥梁。她的作品被译为多种文字，一生荣获众多文学奖项，并在一九九八年“第三届世界华文作家大会”上荣获“终身成就奖”。

三、作品评价

《城南旧事》用淡淡的文字和怀旧的笔调将我们带进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老北京，抒发了真挚的情感和对童年的缅怀。有专家说，林海音的小说是以小见大，从《城南旧事》可以窥见时代风云。她的作品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社会意义。

《城南旧事》曾被评选列入《亚洲周刊》“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上世纪八十年代还被搬上银幕，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等多项大奖，感动了一代人。它满含着怀旧的基调，似一首淡雅而含蓄的诗。

四、精彩语段

惠安馆的疯子我看见好几次了，每一次只要她站在门口，宋妈或者妈就赶快捏紧我的手，轻轻说：“疯子！”我们便擦着墙边走过

去，我如果要回头再张望一下时，她们就用力拉我的胳膊制止我。其实那疯子还不就是一个梳着油松大辫子的大姑娘，像张家李家的大姑娘一样！她总是倚着门墙站着，看来来往过路的人。

于是我唱了五年的骊歌，现在轮到同学们唱给我们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我哭了，我们毕业生都哭了。我们是多么喜欢长高了变成大人，我们又是多么怕呢！当我们回到小学来的时候，无论长得多高，多么大，老师！你们要永远拿我当孩子呀！

作者：卢惠红

南京市金陵中学高级教师

南京市优秀青年教师

城南旧事(代序)

差不多快十年了,我写过一篇题名《忆儿时》的小稿,现在把它抄写在这里:

我的生活兴趣极广泛,也极平凡。我喜欢热闹,怕寂寞,从小就爱往人群里钻。

记得小时在北平的夏天晚上,搬个小板凳挤在大人群里听鬼故事,越听越怕,越怕越要听。猛一回头,看见黑黝黝的夹竹桃花盆里,小猫正在捉壁虎,不禁吓得呀呀乱叫。但是把板凳往前挪挪,仍是怂恿着大人讲下去。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北平有一种穿街绕巷的“唱话匣子的”,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也是在夏季,每天晚饭后,抹抹嘴急忙跑到大门外去张望。先是卖晚香玉的来了。用晚香玉串成美丽的大花篮,一根长竹竿上挂着五六只,妇女们喜欢买来挂在卧室里,晚上满室生香。再过一会儿,“换电灯泡儿的”又过来了。他背着匣子,里面全是



些新新旧旧的灯泡,贴几个钱,拿家里断了丝的跟他换新的。到今天我还不明白,他拿了旧灯泡去做什么用。然后,我最盼望的“唱话匣子的”来了,背着“话匣子”(后来改叫留声机,现在要说电唱机了!)提着胜利公司商标上那个狗听留声机的那种大喇叭。我便飞跑进家,一定要母亲叫他进来。母亲被搅不过,总会依了我。只要母亲一答应,我又拔脚飞跑出去,还没跑出大门就喊:

“唱话匣子的!别走!别走!”

其实那个唱话匣子的看见我跑进家去,当然就会在门口等着,不得到结果,他是不会走掉的。讲价钱的时候,门口围上一群街坊的小孩和老妈子。讲好价钱进来,围着的人便会捱捱蹭蹭地跟进来,北平的土话这叫作“听蹭儿”。我有时大大方方地全让他们进来;有时讨厌哪一个便推他出去,把大门砰地一关,好不威风!

唱话匣子的人,把那大喇叭安在话匣子上,然后装上百代公司的唱片。片子转动了,先是那两句开场白:“百代公司特请梅兰芳老板唱《宇宙锋》”,金刚钻的针头在早该退休的唱片上摩擦出吱吱扭扭的声音,嗞嗞啦啦地唱起来了,有时像猫叫,有时像破锣。如果碰到新到的唱片,还要加价呢!不过因为熟主顾,最后总会饶上一片《洋人大笑》,还没唱呢,大家就笑起来了,等到真正洋人大笑时,大伙儿更笑得凶,乱哄哄地演出了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



母亲时代的儿童教育和我们现代不同,比如妈妈那时候交给老妈子一块钱(多么有用的一块钱!),叫她带我们小孩子到“城南游艺园”去,便可以消磨一整天和一整晚。没有人说这是不合理的。因为那时候的母亲并不注重“不要带儿童到公共场所”的教条。

那时候的老妈子也真够厉害,进了游艺园就得由她安排,她爱听张笑影的文明戏《锯碗丁》、《春阿氏》,我就不能到大戏场里听雪艳琴的《梅玉配》。后来去熟了,胆子也大了,便找个题目——要两大枚(两个铜板)上厕所,溜出来到各处乱闯。看穿燕尾服的变戏法儿;看扎着长辫子的姑娘唱大鼓;看露天电影郑小秋的《空谷兰》。大戏场里,男女分座(包厢例外)。有时观众在给“扔手巾把儿的”叫好,摆瓜子碟儿的,卖玉兰花的,卖糖果的,要茶钱的,穿来穿去,吵吵闹闹,有时或许赶上一位发脾气的观众老爷飞茶壶。戏台上这边贴着戏报子,那边贴着“奉厅谕:禁止怪声叫好”的大字,但是看了反而使人嗓子眼儿痒痒,非喊两声“好”不过瘾。

大戏总是最后散场,已经夜半,雇洋车回家,刚上车就睡着了。我不明白那时候的大人是什么心理,已经十二点多了,还不许入睡,坐在她们(母亲或是老妈子)的身上,打着瞌睡,她们却时时摇动你说:“别睡!快到家了!”后来我问母亲,为什么不许困得要命的小孩睡觉?母亲说,一则怕着凉,再则怕睡得魂儿回不了家。



多少年后,城南游艺园改建了屠宰场,城南的繁华早已随着首都的南迁而没落了,偶然从那里经过,便有不胜今昔之感。这并非是眷恋昔日的热闹的生活,那时的社会习俗并不值得一提,只是因为那些事情都是在童年经历的。那是真正的欢乐,无忧无虑、不折不扣的欢乐。

我记得写上面这段小文的时候,便曾想:为了回忆童年,使之永恒,我何不写些故事,以我的童年为背景呢?于是这几年来,我陆续地完成了本书的这几篇。它们的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但写着它们的时候,人物却不断地涌现在我的眼前,斜着嘴笑的兰姨娘,骑着小驴回老家的宋妈,不理我们小孩子的德先叔叔,椿树胡同的疯女人,井边的小伴侣,藏在草堆里的小偷儿。读者有没有注意,每一段故事的结尾,里面的主角都是离我而去,一直到最后的一篇《爸爸的花儿落了》,亲爱的爸爸也去了,我的童年结束了。那时我十三岁,开始负起了不是小孩子所该负的责任。如果说一个人一生要分几个段落的话,父亲的死,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段落,我写过一篇《我父》,仍是值得存录在这里的:

写纪念父亲的文章,便要回忆许多童年的事情,因为父亲死去快二十年了,他弃我们姊弟七人而去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女孩。在我为文多年间,从来没有一篇专



为父亲而写的，因为我知道如果写到父亲，总不免要触及他过早离开我们的悲痛记忆。

虽然我和父亲相处的年代，还比不上和一个朋友更长久，况且那些年代对于我，又都是属于童年的，但我对于父亲的了解和认识极深。他溺爱我，也鞭策我，更有过一些多么不合理的事情表现他的专制，但是我也得原谅他与日俱增的坏脾气，和他日渐衰弱的肺病身体。

父亲实在不应当这样早早离开人世，他是一个对工作认真努力、对生活有浓厚兴趣的人，他的生活多么丰富！他生性爱动，几乎无所不好，好像世间有多少做不完的事情，等待他来动手，我想他的死是不甘心的。但是促成他的早死，多种的嗜好也有关系，他爱喝酒，快乐地划着拳；他爱打牌，到了周末，我们家总是高朋满座。他是聪明的，什么都下功夫研究，他害肺病以后，对于医药也很有研究，家里有一只五斗柜的抽屉，就跟个小药房似的。但是这种饮酒熬夜的生活，便可以破坏任何医药的功效。我听母亲说，父亲在日本做生意的时候，常到酒馆林立的街坊，从黑夜饮到天明，一夜之间喝遍一条街，他太任性了！

母亲的生产率够高，平均三年生两个，有人说我们姊妹多是因为父亲爱花的缘故，这不过是迷信中的巧合，但父亲爱花是真的。我有一个很明显的记忆，便是父亲常和挑担卖花的讲价钱，最后总是把整担的花全买



下。于是父亲动手了，我们也兴奋地忙起来，廊檐下大大小小的花盆都搬出来。盆里栽的花，父亲好像特别喜欢文竹、含羞草、海棠、绣球和菊花。到了秋天，廊下客厅，摆满了秋菊。

花事最盛是当我们的家住在虎坊桥的时候，院子里有几大盆出色的夹竹桃和石榴，都是经过父亲用心培植的。每年他都亲自给石榴树施麻渣，要臭好几天，但是等到中秋节，结的大石榴都饱满得咧开了嘴！父亲死后的第一年，石榴没结好；第二年，死去好几棵。喜欢迷信的人便说，它们随父亲俱去。其实，明明是我们对于剪枝、施肥，没有像父亲那样勤劳的缘故。

父亲的脾气尽管有时暴躁，他却有更多的优点，他负责地工作，努力求生存，热心助人，不吝金钱。我们每一个孩子他都疼爱，我常常想，既然如此，他就应该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使生命得以延长，看子女茁长成人，该是最快乐的事。但是好动的父亲，却不肯好好地养病。他既死不瞑目，我们也因为父亲的死，童年美梦，顿然破碎。

在别人还需要照管的年龄，我已经负起许多父亲的责任。我们努力渡过难关，羞于向人伸出求援的手。每一个进步，都靠自己的力量，我以受人怜悯为耻。我也不喜欢受人恩惠，因为报答是负担。父亲的死，给我造成这一串倔强，细细想来，这些性格又何尝不是承受于我那好



强的父亲呢!

童年在北平的那段生活,多半居住在城之南——旧日京华的所在地。父亲好动到爱搬家的程度,绿衣的邮差是报告哪里有好房的主要人物。我们住过的椿树胡同、帘子胡同、虎坊桥、梁家园,尽是城南风光。

收集在这里的几篇故事,是有连贯性的,读者们别问我那是真是假,我只要读者分享我一点缅怀童年的心情。每个人的童年不都是这样地愚骏而神圣吗?

林海音

一九六〇年七月